

师兄弟去哪儿

那谁家那只曜 著

上
BROTHER
WHERE TO GO?

一颦一笑，皆牵心肠，
最美的莫过于你流连于我的目光。
待风歇雨霁时，
师兄带你回家。

集齐三个逆徒的
神秘师父究竟是谁
兄弟情，灭门恨，层层交织

后宫暗藏汹涌，朝堂危机四伏

昔年竹马远征归来，一纸婚约再起波澜。

身世，因果，冤冤相报

储位之争愈演愈烈，阴谋陷害接踵而来
暴风已至，山雨欲来……



014034459

1247.57

3320

V1

去哪兒

上
BROTHER
WHERE TO GO?

那谁家那只曜

著



北航

C1714722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V1

3320

1247.57

0140342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兄去哪儿：全3册 / 那谁家那只曜著. —南京：江
苏文艺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399-6938-1

I. ①师… II. ①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6644号

书 名 师兄去哪儿
作 者 那谁家那只曜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
选题策划 倾墨
责任编辑 姚丽
文字编辑 倾墨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610千字
印 张 50.5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938-1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憧憬美好
相信爱情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上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这个地方不好玩	1
第二章 君子动口不动手	9
第三章 冤家路窄	18
第四章 有便宜就占，不占王八蛋	27
第五章 天上掉下个大师兄	38
第六章 玄铁诚可贵，肉包价更高	49
第七章 论熊孩子的战斗力	59
第八章 是雍神医不是庸医	71
第九章 看风水我不会，但我可以学	82
第十章 沐公子，你真不可爱	94
第十一章 师父和逆徒们	104
第十二章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117

第十三章 看家本事在看家	129
第十四章 同仇敌忾斗恶人	140
第十五章 五行……什么都缺	151
第十六章 专治各种不服	159
第十七章 职业操守还是有的	171
第十八章 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179
第十九章 有钱赚不赚	190
第二十章 馒头拍扁了也是馒头	202
第二十一章 革命尚未成功，伪装仍需努力	213
第二十二章 女扮男装没人追，各种徒伤悲	224
第二十三章 外出打工签合同	232
第二十四章 真想问点不该问的	240



目录上

CONTENTS

中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五章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249
第二十六章 进击的少女心	260
第二十七章 小白兔白又白，你妹才爱吃青菜	269
第二十八章 防贼防火防师兄	280
第二十九章 所谓的八卦娱乐周刊	292
第三十章 大师兄他就是风一样的男子	303
第三十一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14
第三十二章 田公子等于抻长了的田员外	322
第三十三章 二师兄的小情人	333
第三十四章 小妾成群的真相	345
第三十五章 萌系太史令钟小陌	356
第三十六章 天涯何处无芳草	364
第三十七章 延续香火很重要	378

第三十八章 妹子装，装妹子	386
第三十九章 有病可以吃点我	401
第四十章 往事简直不堪回首	412
第四十一章 智斗刁妾	421
第四十二章 恶意卖萌的大师兄	427
第四十三章 才没有跟大师兄约会呢	435
第四十四章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447
第四十五章 初吻，一点都不美好	459
第四十六章 大师兄的心上人	470
第四十七章 二师兄你五行缺德	480
第四十八章 入宫始为虎狼谋	489
第四十九章 才没想你呢	499
第五十章 千里家音	508



目 录 中

C O N T E N T S



下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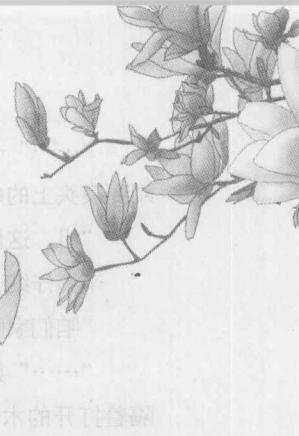
第五十一章	一纸前朝谜团引	519
第五十二章	姻缘终几何	530
第五十三章	并不想让你走	542
第五十四章	大不了就从了你	550
第五十五章	抱得小人归	560
第五十六章	谁才是姐夫	570
第五十七章	你起床带脑子了吗	581
第五十八章	将星归来	589
第五十九章	施家带口的回京之路	599
第六十章	危机四伏	608
第六十一章	爬墙需谨慎	618
第六十二章	窃贼风波	628
第六十三章	春狩绝音	635
第六十四章	雁过余影	642

第六十五章	抄家	652
第六十六章	前因后果	663
第六十七章	救命稻草	673
第六十八章	接连变故	680
第六十九章	噩梦重演	688
第七十章	嫁君非吾愿	699
第七十一章	私会	710
第七十二章	痴恋纠缠	724
第七十三章	战歌停兮君不归	734
第七十四章	辛夷花儿开	746
后	续 咱们上头有人	755
番	外 噜噜鸣雁	758
番	外 煙煙北辰	774
番	外 归人	785
番	外 一別昔年	790



目 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这个地方不好玩

BROTHER

WHERE TO GO?

不良路途”“下之意……是啊”“这里是哪里，木屋我们曾被
替班，把白麻裹住土桑，木屋的墙里夹着青砖砌出墙，当脚踏门豆小洞不深
地脚湿而衣，走出屋门时候，泪水滑落每一脚踏砖石板，土良与白麻隔再，果共
翠谷山间的小路通向扶云再，农士木屋的
是又……里走”，林静书说又，干这个儿青春，笑回她“我娘六七里外”

罪的辛夷醒来的时候，头疼得像快碎了似的，眨眼侧目而视，见抓着自己手腕的是一个女孩子，她的手纤细且瘦弱，再向上是白色的衣袖、腰带。整件衣服都是白色的，就好像是——丧服？

这姑娘正值豆蔻年华，穿着一身白麻丧服，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一双盈盈秀目哭得红肿，如今视线一交，险些再次掉下泪来。“姐……长姐你可算醒了，可吓坏我们了。”

长姐？单我，哪里起来推大面手十二具入室一，就是仰天长啸令晚
章，辛夷一挑眉，勾得额角生疼。
我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不对，我哪来的妹妹？

还未等她开口，竟又有三个人影闪进屋来，一进门就和刚刚那妹子一样，唤她长姐，抓着她的手一个劲儿地往上蹭。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辛夷有点发蒙，侧头望着这四个所谓的弟弟妹妹，“我不认识你们啊……话说你们穿的是什么衣服？我昏迷多久了？”

“长姐你这是怎么了？”刚刚抓着辛夷的手的妹妹开口，脸上满是错愕，“你不认得我们了吗？”说着，眼见又要掉泪珠子。

辛夷一见，赶紧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不认识你们……不对，你们认错人……也不对……我说你们就那么确定我是你们的姐姐吗？”

“当然了！”大大小小的四个弟妹异口同声。

“……”一比四，她输在了人数上。辛夷叹了口气，扭着身子挣扎地坐起身，刚要摸头上的痛处，豆蔻少女又赶忙拉着她的手。

“姐，这伤口刚刚包上，流了好多血，快别碰。”

辛夷仔细一看他们四个的衣装和周遭的环境，她的动作又愣了，“这是哪？”
“咱们家呀。”

“……”她看看四周的泥墙，心凉了半截，这里只有几个用旧了的木头箱子，隔着打开的木门，她能看见厅堂里摆放着寿材。“这是……怎么了？”她翻身下床，不顾小豆丁们的阻拦，跑出房间看着厅里摆放的棺木，桌上燃着的白烛、摆着供果，再看看自己身上，竟也和他们一样穿着丧服。辛夷推门跑出去，外面是相似的砖木土房，再远处则是延绵无尽的远山苍翠。

“这是什么地方？”她回头，看着几个孩子，又指指棺材，“这里……又是谁？”

当得知自己身处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时，辛夷真想一头撞在棺材上。

这种事虽然听说过，但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愉悦了。

尤其是在要美男没美男、要银子没银子的时候。

且不说有没有银子，如今来到这里，估计再也回不去了，再也见不到家人和朋友了。虽然爸妈因为工作总不在身边，确实有些生分，但想到再也无法相见，心里还是酸酸的。

如今所在的村子叫易家村，一家人是二十年前才搬来这里的，姓卓。卓父是个大夫，三年前采药的时候失足跌下山崖过世了，如今躺在棺材里的是卓母。大姐卓辛夷可能是因为悲伤过度，跪在棺材前摔倒而撞破了额头，昏迷了好一阵。

辛夷摸摸头上的纱布，依旧很疼。辛夷琢磨着这身子以后可能要陪自己一辈子了，可千万别破了相。面前没有镜子，也不知道这张脸跟之前的像不像，只觉得身体似乎单薄了些，听妹妹说，这身子的主人十六岁了，还未婚配。

她琢磨了一阵，转而看看面前的四个弟弟妹妹。大妹妹名叫卓佩兰，今年刚满十五。老三卓甘松，十岁，被送去皮木匠那儿当学徒。老四卓半夏，七岁，是个乖巧的正太。最小的卓紫珠只有四岁，粉嫩嫩的十分可爱。

弟弟妹妹看起来都很萌很乖。

辛夷看着这家徒四壁的状况，不免先叹了口气。

“长姐，你的失忆症……真的治不好了吗？”半夏眨着水汪汪的眼睛，一脸担忧的模样。

辛夷扶着脑袋，面对这样的眼神也颇为苦恼，“嗯，照这个程度看，十有八九是想不起来了。说起来，你们……不，咱们平时都指着什么过日子？”

“还能指什么，家里日子过得好，我还用去当什么学徒吗？”一提到这个，甘松显然十分不满意，将头一扭，哼了哼。

佩兰伸手照着甘松的脑袋拍了一把，“你这浑小子，怎么跟姐姐说话的，让你去当学徒至少还能学门手艺，现在能吃饱，长大能赚钱。紫珠还这么小，谁还能给你攒下钱来娶媳妇？”说着，继而转向辛夷，“父亲过世之后，一直是母亲织布，长姐来做些刺绣，然后我拿到集市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生计。”

辛夷看看自己的手，十指纤细修长，看来果然是做女红的手呢。

只不过可惜了这个硬件条件，刺绣什么的，如今她可不会。

如今必定要先考虑温饱再琢磨别的，辛夷觉得自己太亏了，这一大屋子弟妹，可比不了人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几个弟弟妹妹虽然是头一回见，但自己好歹用着这位卓辛夷姑娘的身子，也不好把他们丢下一个人逍遥快活去。这最小的妹妹才四岁，总得想办法赚钱把他们养大吧……

辛夷为难地看看几人，忽而觉得头晕得很。

这时，门口人影一晃，匆匆进来几人。之后又跟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她脸上虽有哀戚之色，但面色红润，衣服虽然是粗布，却没有补丁，想必这妇人家里就算不富裕，也总比自家强得多。几个孩子回头叫她易大娘，仿佛很亲切。

辛夷寻思着是不是也先叫声易大娘，却没想到易大娘倒先坐在了床沿，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又摸头发又拍后背的，心疼得差点掉眼泪了。“辛夷你这傻孩子怎么弄成这样了，还疼不疼？”

“呃……还……还好，就是……被您晃得有点晕。”

“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脸蛋，来，快给大娘看看。”易大娘这股热心真是推托不开，辛夷也只好乖乖给她看了看。“哎呀，破了这么大一块，有没有请大夫？”她转头，看着几个孩子。

佩兰看着易大娘，眼神中带些尴尬，怯怯地说：“我们请不起，就找了些爹爹留下的草药给姐姐包上了。”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易大娘将眉皱了皱，“佩兰你虽然跟你爹学了点医，但也不比人家城里真正的大夫。请不起你跟大娘说，大娘帮你们。”

辛夷听到这里，除却想帮佩兰说几句话开脱，也觉得这位易大娘的热心实在有些奇怪，尤其是对自己，不，对卓辛夷，似乎格外的好。

看着她对自己心肝宝贝儿地叫着，辛夷不免嘴角抽搐了好一阵，越发感觉这易

大娘更像自己亲娘，当着这么多人，不好问这是怎么回事，只能在被摸了无数次的脑袋之后，才以头痛想要休息为由送走了这位大娘。

大娘临走前遮遮掩掩地偷偷塞给她一个小口袋，辛夷自然地收下了，先将它塞进被子里。出门前，易大娘又将几块碎银子放在桌上，说是帮他们办白事用的钱。佩兰和甘松出门去送客，辛夷将半夏叫到身边来，“这个易大娘……”

半夏狐疑地歪头盯着她，“姐姐连易大娘都不记得了？易大娘平时对长姐可是最好的了，有时候觉得比娘亲还疼长姐呢。”

辛夷听到这里，倒抽一口凉气，“……把我……当亲闺女疼？”

“嗯！”

“……”

半夏竟然点头，“易大娘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当官呢，家里又有地，吃穿不愁，好像是说北游哥哥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突发热病，还是爹爹救的他，所以大娘很感激，在爹爹走了之后总接济咱们家。”

“弟弟啊，你重点歪了。”

辛夷不知这回答是从哪里开始跑偏的，估计继续问也难说这孩子能知道什么细节，就点点头，哦了一声，躺下了。

她趁弟弟妹妹们出屋打理的时候，偷偷打开易大娘给她的口袋，却发现里面竟有好几块碎银子。

易大娘偷偷给自己这么多钱，这么熟练的动作显然不是第一次……

辛夷掂了掂银子，心里却总是觉得有些怪异。

易大娘既然经常接济卓家，那为什么还要单独给自己些钱呢？这么明显的偏爱，卓辛夷和这易家到底有什么渊源？还是说，只为了她是长姐，年长懂事，怕弟弟妹妹知道了乱花钱，才由她管账的？

且不说这些，毕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总靠人家养着也不是个事儿，就算是救命恩人也不至于拖家带口养一辈子。对人家来说这么做算是报恩，心安理得，但对自己来讲总这么用人家的，心里怎么也不爽快，看来还是得早些想点谋生的路子才好。

可问题来了，她从能扛大米的女汉子，变成这么个病恹恹的弱小姐，感觉是肩不能背手不能提，只得操针舞线，这可实在为难得很。

想着想着，昏沉沉地也困了，可这床板实在太硬，好一阵都睡不着。正在半梦半醒的时候，却听到织布机唧唧的声响，辛夷眯着眼睛朝角落里一看，发现佩兰坐在窗前的织布机旁，一下一下地织着布。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在纯白的

衣服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色。辛夷爬起身子看着她，轻轻地问了声：“要我来帮你吗？”

佩兰回头，脸上有些惊讶，“姐，这种事情我一个人就好了，你还是快去休息吧。”

“他们呢？”辛夷环目四顾，却不见其他几个小豆丁的身影。

“甘松回皮木匠那儿了，半夏和紫珠在做饭。姐，你快些躺着吧，头还晕吗？”

辛夷没有回答，而是起身下地，看着她织布，“佩兰，你这么成日里织布，能赚多少银子？”

“卖不上什么价，只能勉强糊口而已，也不知……长姐如今还能做些刺绣吗？”佩兰的眼神有些期待，辛夷听到这儿，下意识地将手朝身后收了收。

“佩兰，你也歇歇吧，今天你也累坏了，这布织不织也赚不了多少钱，反正还有易大娘给的银子，够咱们用几天了，等丧期过了，我去城里看看，看有什么赚钱的法子。”

“……长姐，你平日里最不喜欢和生人接触了，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我是你们的大姐，我不想办法，难道咱们要这么辛苦一辈子吗？佩兰你长得这么漂亮，我这个当姐姐的还指望以后给你办份丰厚的嫁妆，选个好夫家呢。”

佩兰的脸唰地红了红，只顾着低头笑笑，再没说话。

下葬之后过了头七，这丧事也算是告一段落。

这些时日头一个感觉就是四邻关系还算融洽，下葬那天好些人都来帮忙。第二个感觉是她在没照过镜子的情况下，觉得可能卓辛夷这姑娘确实长得漂亮，要一个个少年的目光怎么都往她身上瞄，眼神还躲躲闪闪的。第三个感觉就是半夏小朋友的厨艺不赖，就是平常的青菜萝卜也能做得有滋有味，尤其是他蒸的馒头，辛夷觉得集市上卖的还没有半夏蒸的好呢。

今日，辛夷进城上街考察，看看这集市上到底还缺什么，做点什么才算赚钱。

街上的酒楼、茶馆、客栈似乎都有招工的，虽然做服务员对于辛夷来说不算什么，可人家招不招女子却是另一说。环顾周围的商铺，东西一应俱全，这一时半晌的还真想不到什么能赚钱的法子。

大半个时辰的工夫，她已经从一头走到了另一头，走得累了，就坐在茶楼里头仔细回忆，和以前的市场对比一二。

衣食住行用，她见到过的，似乎这个市场上都已经有人在做了，难道说真得回

去继续织布吗？

想到这里，不免心里烦躁，周边几人兴高采烈地高声议论时政，真是吵得她头痛。额头上的纱布已经拆了，不知道有没有留疤，可能是脑震荡的后遗症，有时还会头晕。

她揉着额头侧眼望去，却发现对面酒楼飞扬的旗子底下，有一张竹桌和一个板凳，地上有包东西用布裹着。布包上积了厚厚的灰尘，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

“小二。”

“姑娘有什么吩咐？”

辛夷将一块碎银子塞进他手里，“我跟你打听个事。”

“姑娘您说，您说。”店小二眼睛瞄了瞄，见没人发现，赶忙将银子塞进腰包里。

“那边那个摊子，以前是做什么的？”

“哪边？您说的是那张竹桌？”小二指了指，语气中有些炫耀，“这您可问对人了，我来这儿六年了，刚来这儿的时候，有个人在这儿给人算命，可没过多久那人就不知去向了。现在，这地方一直都空着，有时候也有人在这里摆摊卖点小玩意儿，但都不是常客。”

算命？

辛夷的眼睛瞬间亮了。

她走了这么一圈，还真从未看见过有算命先生。

以前总听说什么算命先生骗钱的例子，大概就是一看二唠三忽悠。十句里头只要有一句准的，那人必定乖乖掏钱。若是碰见大金主儿，坑……不，骗……不，敲……也不对，就是赚他几十两银子都不嫌多。

既然这摊子之前是算命的，那个布包里头会不会是给人算命用的东西？如果是的话，那可是天助她辛夷，回去好好做几天功课，逢人遇事见招拆招，虽然她之前真没从事过这项职业，但试一试万一真成了呢？

她想到这里，又应付了小二几声。辛夷心里长草了一般，挠了一下午木桌，总算熬到快天黑茶楼打烊才溜出去，趁人不注意，将那个布包拎起来就走。

辛夷躲到一旁的小巷才将它打开，布包沉甸甸的，里面包着算签筒、一把竹签还有一本泛黄的解签书，古书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好在她大概是看得懂的。布包里面还有块石头，兴许是用来压重的，辛夷打量了半天，这石头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岩石，估计也没有什么渊源可寻，就将石头丢在一边，转看这块脏兮兮的包袱皮儿。这深灰色布里面还算干净，灰白色的麻布面上清晰地画着八卦图。

这回可捡到宝了，果然不出她所料，都是之前那个算命先生留下的物什。她怕被人发现，赶忙将签筒之类的东西用布重新包起来，塞进怀里，刚要起身想跑，却听身后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她回头一看，一人正堵在巷口，低头看着她。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辛夷并没看清这人的长相，只凭衣裳和身形看出是个男子，头冠上的夜明珠晃着光，再加上身着锦缎，看来身家是不俗了。

“哦，这是哪家的娘子这么标致，先前竟没见过？”那男人开口就是这句，语气轻浮，辛夷恶心得差点激起一身鸡皮疙瘩。

辛夷没吭声，还没等站起身子，就被抓住了手臂，生硬地拽了起来。

“公子你做什么，快放手！”辛夷挣了几把，怎么都想不到这男人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力气倒是不小。

“小娘子，告诉本公子，你是哪里人呀？今晚若是无处住宿，不如就到我府上来吧？”此时集市早就散了，街上唯有几家酒楼和客栈还有星点烛光。小巷实在偏僻不说，况且辛夷也不敢喊人，怀里的东西若是被人发现，又是一桩说都说不明白的麻烦事。

“公子您……您自重……”辛夷越是挣扎，那人反而将她的手臂攥得更紧。

“小娘子可莫要羞怯，等到了府里就好了。”他说着，还将辛夷朝巷子外拖，不远处正是一辆马车，就着挂着的灯笼的光亮，看到垂缨流苏、镶玉珠翠，好不华丽。

羞怯个屁，为啥老娘要跟你回府里啊？

“公子你再不放手，我就——”

“啊！”

辛夷脚跟重重地踩在他的脚面上，可惜了，不是高跟鞋，不然效果更好。

辛夷刚想侧身夺路而逃，却不知那公子的反应也是极快的，一把又抓住她的手腕，将辛夷扯了个趔趄，叫骂着抬起手来就要打，“你这个不识好歹的贱蹄子，还反了你了！”

她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疼痛迟迟没有到来。辛夷怯怯地抬头看去，却发现刚刚那登徒子的手被人钳着，顿在当空没有落下。

“这位公子，动手打女人……这不好吧。”辛夷没看清他的容貌，先入耳的是他的声音。

“哪来的狂徒，本公子的事用得着你来管！？”

“在下不过是见姑娘不肯，觉得强迫之类的事情，说得不好听点，竟也算得上